

/英國精神分析系列/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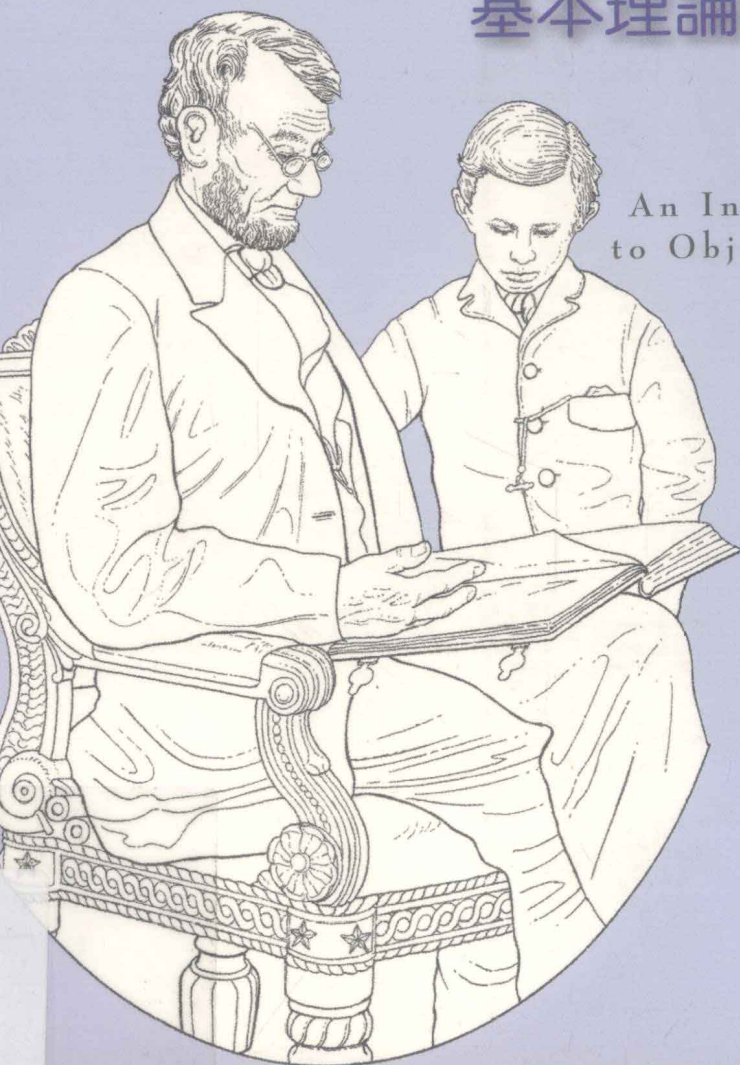
Lavinia Gomez 著

陳登義 譯

客體關係入門

基本理論與應用

An Introduction
to Object Relations



客體關係入門

——基本理論與應用

拉文尼·鞏美之 著

陳 登 義 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An Introduction to Object Relations

Lavinia Gomez

© Lavinia Gomez 1997, reprinted 1999, 2002

First published by: represented by Cathy Miller Foreign Rights
Agency, London, England.

Chinese edition © Wu-Nan Book Inc. 2006

本譯著獻給
生我的父母、妻子淑靜以及
女兒容婕、依勤

推薦序

讓客體關係理論回到歷史脈絡裡

蔡榮裕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

精神分析的發展有其歷史脈絡，客體關係理論的出現與盛行，也有必要回到精神分析發展史的脈絡裡，尋求它的定位與角色。經由這些回歸歷史的探索，才能瞭解客體關係的概念，要呈現與解決什麼議題，或者它補充了古典理論的哪些不足處。做為某種新概念的擴展，客體關係理論本身亦有可能隨著處理不同類型個案群的經驗，而逐漸顯出它的不足處。如此的思考與探究，才不至於變成以為學習精神分析，就只從所謂客體關係理論著手，而忽略了它所以被強調，是有其歷史根源為基礎，而最重要的基礎則是弗洛伊德以降的後設心理學（meta-psychology）的架構及其相關的技術傳承。

雖然不少後續的精神分析家對於性本能（sexual instinct）理論頗有意見，加上後來弗洛伊德又在「享樂原則之外」¹裡意圖呈現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概念，亦讓某些精神分析家覺得難以理解死亡本能是什麼。因此目前在國際精神分析界裡，有些精神分析師強調治療效應與治療因子的操作，而質疑是否仍需要弗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不能說這些是雜音，但是要讓精神分析最後變成只是

醫療化如操作某些因子，那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彷彿就讓弗洛伊德在文明史裡的成就束之高閣，亦讓精神分析與其他學門的對話，可能變得枯燥乏味。

不過，事情仍不致如此，雖然不少反對弗洛伊德觀點者，喜歡宣稱弗洛伊德已死了，但當今精神分析的重要主流，仍是以弗洛伊德以降的傳統及其相關精神分析學會的機制，延續並且繼續累積精神分析的知識。這也是我們在台灣發展精神分析的方向，從弗洛伊德起步走，但是以批判方式消化這些成就的原因。

依據法國資深精神分析師 Dr. Andre Green (2005) 的觀察，早期古典的精神分析是源於以歇斯底里與強迫症等個案為基礎，弗洛伊德由這些個案經驗，經驗到本能理論 (instinct theory) 的重要地位，並由此建構出古典精神分析的後設心理學架構，以及相關的技術。雖然弗洛伊德指出，自戀型個案由於過於將能量皆投資在自己身上，缺乏將早期重要人物的感受，移情至目前精神分析師的能力，因此無法進行精神分析，因為移情現象的觀察與必要時對其加以詮釋，是精神分析的重要基礎。對照弗洛伊德所謂自戀型個案，是較接近目前所診斷的邊緣型、自戀型與精神病 (psychoses) 個案，顯然地，後續精神分析師並未盲目地相信弗洛伊德，而在自戀型個案的工作上，讓精神分析的工作範疇又擴大了。Dr. A. Green 認為客體關係理論的得以更成形，並且被廣為思考與運用，即是源於對這些個案群的分析治療，進而累積出客體關係理論對於這些個案的問題與現象的解釋力。²

然而，若以為有了客體關係理論，即以為這是較新的理論，並認為較新的理論即是較好或者較完整，就不必保持古典理論的本能理論，這可能就是個迷思。如前所言，精神分析後設心理學知識的累積，是有其歷史因素，一如治療過程裡，個案常是期待獲得新的

想法，讓自己變得像個全新的人，彷彿他個人的生活歷史是不重要的，然而，臨床經驗發現這是相當困難的事，沒有過去史的現在，更像是失憶現象的運作，或者更像是自戀式的期待，反而讓期待新的概念，更像是在期待某句解決一切問題的咒語似的。

本書的寫作方式是提出一些大的命題，以主要人物者的一些歷史故事為基礎，加強閱讀的趣味性，譯筆的可讀性亦高，讓讀者可以瞭解客體關係理論的某些面向。筆者期待在這些想法上進一步略述此書所介紹的理念與人物的某些意涵，描述這些人物在當今的某些相關事項，做為讀者閱讀此書的補充。本書所列舉的理論者皆是英國精神分析師，顯現英國學派在客體關係理論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的文獻裡充塞著客體選擇（object-choice）的觀點或影子，筆者不在此一一羅列，畢竟任何本能的滿足皆有其對象客體，或可說，相對於將本能理論置於重要位置時，本能如何滿足才是主角，而選擇的客體似乎只成為理論的配角。所謂客體關係理論以一種整體理論的型式，以主角的身段出現並且漸廣被接受，克來茵（Mrs. M. Klein）及其後續者在理論與實務層面的擴展，則是占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克來茵在理論與臨床思考的創造性，是相當令人震撼的，在 1940 年代與弗洛伊德的女兒安娜（Mrs. Anna Freud）有一系列的論戰³，這場論戰後來以君子協定收場，讓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免於分裂。雖然後世者覺得當年未分裂，對於英國精神分析目前發展的功與過，亦有不同說法，但是克來茵的理論地位至今仍難以撼動。她自承接續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出發，發展出相當精彩的論述，她的四本全集中譯已在台灣陸續出版中，這是大事，雖然讀者亦要瞭解，當代精神分析師對於是否直接運用她書中所闡釋的技術內容，可能引起個案的攻擊衝動，抱持審慎的態度，值得後續者深思，然而，她的理論的深度與獨創性皆頗高。

費爾邦（Fairbairn）則是遠離倫敦而在蘇格蘭愛丁堡執業的治療師，他標榜尋找客體是人的本能，由此將之與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列為同等級的理論位階。他的理論在英國並未成為主流，雖然談及客體關係時，亦常會提及他。筆者印象記得 1999 年在英國時，修習英國克來茵學派中壯代 Dr. David Bell 在 Tavistock Clinic 所開的弗洛伊德理論課程裡，曾有一堂課亦同時討論費爾邦的文章，學生中有人批評費爾邦的論點，他只對提問學員表示，費爾邦沒有他所想像的那麼簡單，這是筆者至今的印象，但是也確一直未再回頭深入費爾邦的論點，因為他似乎建構了另一套語言架構與瞭解的方式。本書作者表示由於他將自己的論點與弗洛伊德論點明顯劃分，是他在精神分析界被忽略的主要理由之一，這個說法仍待進一步觀察與研究。然而，美國的客體關係理論者，如 Dr. Otto Kernberg 等，談及客體關係理論時，似乎皆將費爾邦列於前頭，只是後續的論文似乎又大都未深入演繹費爾邦的論點。

溫尼可（Dr. D. W. Winnicott）原是位小兒科醫師，後來受訓成為精神分析師。他曾接受克來茵督導多年，他以個人獨有的淺白語言，深刻地描述診療室裡與個案的互動，閱讀他的文章相當具有啟發性。他的文章大都是演講型式的結集，包括在英國 BBC 電台的播出。在克來茵與安娜·弗洛伊德於 1940 年的論戰裡，他的中立立場讓他與克來茵漸遠，當時處於中立者被命名為獨立學派，而溫尼可似乎一直被當做獨立學派的共主。他雖無意建構一套完整的精神分析或心靈理論，但是他的理論貢獻仍是卓越的，筆者建議要真正瞭解他的文章立意，以及背後的可能對話對象，最好能先瞭解克來茵的理念。相對於克來茵強調內在心理世界，溫尼可的論點強調家庭與促進發展的情境，這與他在兒童領域的工作頗有關聯，但是讀者不可忘卻的是，本質上他仍是以精神分析對於個人世界的探究為方

向。

溫尼可對於非行少年（delinquent）的觀察與論點，至今仍是相當值得深思與運用。筆者認為他的觀察與描述，對於司法心理治療（Forensic Psychotherapy）仍具有相當前瞻性的宏觀，而不是只集中在認知教育的調整，筆者認為這個領域的瞭解與處理，亦是未來精神分析理論新版圖之一。但精神分析若要有重要貢獻，如何做到治療者不是個案法律問題的相關者，而純粹是個案的精神分析者，則是相當重要且值得思考之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溫尼可將獨立能力與關懷他人能力，當做是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標，他意味的是若個體能真正獨立時，他亦能關切他人，這與一般人常認為獨立是為了遠離他人，這是有所不同的臨床觀察與目標。

巴林（M. Balint）亦是英國獨立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概念可以追溯至他的分析師費倫齊（Ferenczi）。費倫齊與弗洛伊德亦師亦友，他也發展與實驗一些技術議題，有興趣可參考「精神分析的發展」⁴，雖然弗洛伊德對於費倫齊的一些想法持保留態度，如：如何加速縮短療程的議題。巴林亦是在處理嚴重個案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他自己的概念體系，雖然並沒有像弗洛伊德那般壯觀，但他所發展的「巴林團體」（Balint Group）則是仍有後續影響力的做法。這是巴林所積極推動的訓練教育團體，以精神分析的概念與經驗，訓練英國的家庭醫師與其他工作人員，讓他們學習與體會身體疾病之內在心理意涵。巴林團體在英國的 Tavistock Clinic 仍有它的課程，雖然相較於克來茵與後克來茵在 Tavistock 的影響力，它並非主流團體。費倫齊與巴林的概念脈絡與技術的探討，仍是一股值得再持續觀察的傾向。

甘翠普（Guntrip）亦是英國獨立學派的另一員大將，他與費爾邦的關係有些複雜，甘翠普規律地從英格蘭的倫敦坐幾小時火車至

蘇格蘭愛丁堡，接受費爾邦的分析與理論討論，這是精神分析在英國發展的早期裡所呈現的複雜亦有些爭議的關係。甘翠普在晚年曾發表文章談論他與費爾邦在當年的互動，他覺得費爾邦雖然在理論上強調與弗洛伊德不同，但實務上卻覺得他與弗洛伊德一樣注重伊底帕斯情結，甘翠普不同意費爾邦對他的如是解讀。這涉及的當然不只是理論而已，也包含實務上涉及個案的移情時的解讀方式與處理方式，以及治療師的反移情，使得理論與技術之間的接軌，一直存在著某種裂縫。當費爾邦的年紀無法再有效承擔分析的工作後，甘翠普轉向接受溫尼可的分析治療，甘翠普後來表示他個人是較傾向喜歡溫尼可的態度與說法。這些主觀性的說法亦讓精神分析的存在，顯得複雜且多面性，但在此並非表示甘翠普較喜歡溫尼可，即表示費爾邦較不值得被接受，雖然整體而言，顯然地溫尼可對精神分析的後續影響是較碩大的。

本書作者亦將鮑比（John Bowlby）列為客體關係理論者，在1950年代他所發展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的確為兒童依附與失落的研究，開出了一條大道，由於他後來走向動物行為學與系統理論科學，讓他遠離了精神分析，因此他的理論反而一直與實驗心理學比較有關係。他在英國精神分析界裡頗受質疑，甚至可說與精神分析無關聯，或者說維持著矛盾的關係，雖然經由他與溫尼可的合作努力奔波，讓他們的觀點被國家醫療社會政策所接受，而改變了當時英國兒童住院醫療時，不能有家人陪伴在旁的殘酷景象。近年來，由於英國精神分析師 Peter Fonagy 等人意圖將鮑比的依附理論再拉回精神分析後設心理學的範疇，並意圖重構心靈理論（theory of mind），結果將會如何，仍需再觀察，這是本書內尚未提到的部分。近來，英國心理治療師 Jeremy Holmes⁵ 意圖發展以依附理論為軸心的心理治療，它的後續發展仍待觀察。

如果要對本書表達筆者個人最大的遺憾是，作者對於弗洛伊德的處理態度，似乎隱含著對於弗洛伊德的反叛即是一種獨立，而這種態度對於弗洛伊德作品的解譯所產生的隱微影響，或許可從如下引文來想像：

「一方面閱讀他的作品可顯示他對真理所作出的科學奉獻，同時他堅持其理念只是一個開端，而另一方面，他又自負地宣稱只有那些曾被分析過的人有權利批判其作品。他所談及的那些主題都必然導致（人們的）害怕和憎惡。他研究過性倒錯、神經症及夢；剛開始他提出神經症是由於孩童期被性虐待所致；並且令人不安地提出性生活其實肇始自搖籃期。弗洛伊德生命中的弔詭以及自相矛盾，都具體而微地涵蓋在他的理論中。」

其實本書作者所帶著某種程度地崇今抑古的態度所呈現的內容，在當代的精神分析理論與實務討論裡，仍然具有代表性。

註：

1. Freud, S. 1920,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E.18:1-64.
2. Andre Green, 2005, *Kea Ideas for a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3. Pearl King & Riccardo Steiner, 1991, *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1941-45*, London: Routledge. 此書目前由林玉華教授翻譯中。
4. S. Ferenczi & O. Rank, 1986,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Univ. Press. 中譯本：吳阿瑾 & 吳阿城，2005，精神分析的發展，遠流出版社。
5. Jeremy Holmes, 2001, *The Search for the Secure Base: Attachment Theory and Psychotherapy*, Brunner-Routledge.

譯 序

一段不算風馬牛不相干的紀事

對一位完全不熟的作者所寫的書進行翻譯，的確是一大風險。在我數度翻譯本書時，就不斷出現這樣的聲音：「還要再翻譯下去嗎？」特別是當我發現這實在是一本難譯的書時。精神分析這門學問果真這麼難懂，那為何還有這麼多人仍趨之若鶩？想必有其吸引過人之處。於是，我又繼續翻譯下去了，甚至在還沒拿到版權之前，已著手譯了數章。究竟，是什麼吸引我非譯不可呢？

時光倒回到大約十年前（1995）吧！當時我剛從台北市立療養院離職，獨自來到中部，在靜和醫院落腳。在逐漸習慣這裡的生活步調後，我又開始十多年精神科醫師生涯以來一直所嚮往的生活興趣之一——閱讀與翻譯精神分析有關的作品。除了自學自娛，也希望對自己的個人及專業成長能有幫助，更希望對年輕一代的精神科醫師能做點貢獻。做學問、升等、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等等，早已不是我想要的或適合我追求的；認真思考人的問題、疾病的問題，特別是精神疾病或心理困擾的問題，甚至是自己存在的問題，成了我唯一關心的課題。雖然已經當了十幾年的精神科醫師，我自認在精神醫學領域裡，所學的實在太有限，尤其對年輕時期所熱衷的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療這門學問，始終不能忘懷。離開台北到台中，多少

也有點自我放逐的意味，希望能夠碰到什麼機緣。這其實也呼應到我從青少年期開始所走過的一段漫長而徬徨、困惑的自我摸索成長過程。

在靜和醫院落腳後不久，幸運地認識了一群很有意思的朋友，包括有神經科醫師背景又喜好超個人心理學、有哲學碩士背景又是占星心理學網站的建構者，以及一群分別具有神學碩士的、有高超電腦技術又喜歡建構網路諮商的、熱衷精神分析的、還有嚮往身心靈整合及強調個人與專業成長的精神科醫師。大家在機緣成熟之下，不知天高地厚地形成了一個讀書會團體，同時也發行一份電子刊物——「蜉蝣論壇」。

這個刊物在 1997 年 4 月 1 日開始發刊，在 2000 年 4 月 5 日結束，共發行 62 期，存活了整整三年。（有興趣的人可上潘建志醫師的個人網站 <http://pan.idv.tw/> 看到全部內容）

刊物的第一期，我開始翻譯 Michael Clair 所著的《客體關係與自體心理學：導論》第二版（*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1995）。大約花了兩年時間刊完，之後才發現它的版權已被別人取走，所以也無法出版。2000 年，這本書有了第三版，隔年我在大陸四川的成都開會期間，閒逛當地書店時意外發現對岸已有了中文譯本，心中悵然若失了好幾天（註：這本書在 2003 年又出了第四版）。這之前，1998 年 8 月間，在英國倫敦參加國際團體心理治療學會的年會時，無意中在書店發現了這本書，初閱時即愛不釋手，因為那期間我對客體關係及自體心理學充滿了想瞭解的興趣，從當時正在英國學習精神分析的蔡榮裕醫師與林玉華老師處得悉，英國人與美國人所講的或體會的客體關係理論，似乎多所不同，於是更興起了翻譯英國人觀點所寫的書的願望（前述書籍的作者 Michael Clair 也許可以說是美國人的觀點，雖然該書的內

容涵蓋英、美學界被認為與客體關係理論的建構有關者)。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在「蜉蝣論壇」38 期到 43 期（1998 年底到 1999 年初）刊出本書的第一章初譯稿，之後即斷斷續續地譯了一些章節，想必跟書的不易翻譯有關，並未持續下去。而細心的讀者也必定會發現這兩本書的內容之間，有許多差異。

如今七年過去了，對精神分析及客體關係理論我仍不能忘懷，在一次意外的機緣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有意出這本書，同時也是因緣際會下得到蔡醫師榮裕兄的青睞，把本書放在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策劃下的「英國精神分析系列」第一本書，殊感榮幸！經過一年多的伏案勤耕，三易其稿，終於完成了多年來願望。這就是本書的緣起。

「蜉蝣論壇」這份電子刊物似乎也引起網路上不小的反應，當時中時晚報有一位記者就曾專文介紹。但很令我們驚訝的是，在對岸竟然也有不少人看到。前面提到的成都會議，在我和另一位成員開會報到時，就有人過來打招呼，似乎已是熟悉的朋友了。過一年我去北京開會，竟然也有不認識的人過來打招呼，說她早就在網站上認識我了，網路的無遠弗屆，真是令人意外和驚喜！在國內當然也不乏有初認識的朋友，突然迸出一句話：「我看過你們的『蜉蝣論壇』喔！」一下子，好像猛然間被看到了那些不該看到的地方的感覺。電腦網路所產生的虛擬自體、客體，和真實世界中的真實自體、客體，一下子讓我難以分辨，掉入長長的混亂與渾沌之中！

本書的內容已由榮裕兄的序文中得到精要的介紹與補充，至於本書的作者，我的所知仍不多，只知道在 2005 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本著作——“*The Freud War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analysis*”，書名明顯呼應著名的反精神分析大將 Frederick Crews 所著的“*Memory Wars: Freud's Legacy in Dispute*”（1997）一書，而且大談

精神分析的哲學論證，我這才瞭解到為何本書不是那麼容易翻譯，因為作者的行文與字裡行間充滿著哲學的思辨。曾幾何時，心理學又回到哲學的領域受到哲學的批判，甚至連精神醫學也受到哲學的批判或護衛（詳見“*The Philosophical Defence of Psychiatry*”一書，Lawrie Reznek 著，1991）。一向科學所標舉的中立、客觀，在近年來儼然也開始受到哲學家們舉著「價值觀」大旗公開挑戰，從精神疾病的診斷分類到病因學及治療學上的探討，都無一倖免（見“*Values and Psychiatric Diagnosis*”（2005）及“*Descriptions and Prescriptions: Values, Mental Disorders, and the DSMs*”（2002），均為 John Z. Sadler 編著）。筆者在 2005 年 5 月，參加於 Atlanta 所召開的美國精神醫學會年會，特別趕著去出席一場由哲學家與精神醫學家共同進行的對話，也見到了個人非常景仰的 Johns Hopkins 大學精神科退休教授——Paul McHugh 醫師的精彩結語，他影響所及的一批學者專家，個個滿腹經綸、侃侃而談，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學生——哈佛的中壯學者 S. Nassir Ghaemi，我於回台後立刻上 Amazon 訂購他的一本著作——“*The Concepts of Psychiatry: A Pluralistic Approach to the Mind and Mental Illness*”（2003），並在閱讀後大呼過癮。精神醫學、心理學和哲學，甚至精神分析和神經科學之間的對話，雖未到刻不容緩的地步，但已是未來幾年內不容忽視的課題。果不其然，在 2005 年的 12 月底，由臺灣精神分析學會邀請訪台的前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會長——法國的 Dr. Daniel Widlocher，就做了一場精彩絕倫的有關精神分析與神經科學間對話的演講。而該學會所策劃下的「法國精神分析系列」第一本中文譯著，就是他的著作——《精神分析的新版圖》（2006，五南），已於當日出版。可見今日從事精神分析學術或實務發展的國內有興趣同道們，肩負的是何等重任。筆者最近即將出版的另一本譯著——Glen Gabbard 的《長期精神動力取

向心理治療——基本入門》（2006，心靈工坊），作者也在書中花了相當篇幅，著墨於心理治療及神經科學之間的互動關係上，特別是從認知神經科學所得到的新知（見該書原文，85頁）。

總之，當代精神分析的發展應有多層面，精神醫療的取徑也應該採取多元化，不是一味以生物醫學、精神藥理學、精神分析心理學或神經科學為馬首是瞻，客體關係理論是精神分析一個重要的分支，而自體心理學、依附理論、認知神經心理學又何嘗不是，甚至一般系統理論、行為理論等的應用，不管在個別心理治療，或團體心理治療、家庭夫妻治療以及治療性社群上，都是重要的發展；哲學思辨、倫理學的考量、社會科學的探究、敘事理論的運用，甚至宗教學的介入，也都可以有重要的貢獻。我們期望本書的譯介，只是一個開端，未來還有漫長的路等著我們繼續開發，是為譯序。

致 謝

在撰寫本書期間，得到許多人的協助和鼓勵。首先我要感謝Free Association書店的Gill Davies，他的耐心和明確引導以及個人的興趣和鼓勵，使得成書的整個過程絕少令人氣餒，且相當引人入勝。New York 大學出版社的Tim Bartlett也從頭到尾一致給予協助和建議。

就像所有教師一樣，我從跟我一起從事工作的心理治療和諮商的學生們身上學習到非常多。他們生動且具挑戰性的種種提問和爭辯，協助我澄清了我的想法，那是任何其他方法所無法做到的。在不同的方式下，所有那些和我分享他們在治療和督導世界中的人們，也是如此，那些理解的根源在相互經驗中成長。那些個人經驗被用來作為闡述材料的人，做出了特有的貢獻。所有這類材料都經過同意而使用，只除了簡短的實例插曲，那是基於綜合案例而非單獨個人而來。牽涉到身分辨識的細節，則都加以改變。

在本文上，David Dyke、Catherine Leder、Kristiane Preisinger以及Adella Shapiro等人都提供了實用評論，而John Balint教授和Andre Haynal教授則在關於Michael Balint這一章做了特別的貢獻。我特別感謝由Anthea Gomez對整個文本所進行仔細且嚴謹的閱讀。當然，所有缺失都仍是我的責任，她那詳細的評論所導致實質上的改善，以及她持續不斷的熱心，讓我永遠銘記在心。

最後，謝謝Cathy及Chris Gomez，他們讓我確實記得工作以外的事物也是重要的；而David Smart，他的清晰頭腦、溫暖鼓勵，以及可靠廚藝，在我整個寫作過程中都給予很大的助益。